

一位辛亥报人的民国记忆


绮情梅醒记

于右任



喻血轮 著

眉睫 整理

 中国长安出版社

一位辛亥报人的民国记忆

倚情梅程记

喻血轮

喻血轮 著

眉睫 整理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绮情楼杂记:一位辛亥报人的民国记忆/喻血轮著;眉睫整理.
—北京:中国长安出版社,2010.12
ISBN 978-7-5107-0318-8

I. ①绮… II. ①喻… ②眉… III. ①中国-近代史
-民国-通俗读物 IV. ①K258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51373 号

绮情楼杂记：一位辛亥报人的民国记忆

喻血轮 著 眉睫 整理

出 版：中国长安出版社
社 址：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 14 号 (100006)
网 址：<http://www.ccapress.com>
邮 箱：ccapress@yahoo.com.cn
发 行：中国长安出版社 全国新华书店
电 话：(010) 65281919
印 刷：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：68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：18.5
字 数：245 千字
版 次：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978-7-5107-0318-8

定价：29.80 元

伤心最是中原事

——序《绮情楼杂记》

羽 戈

民国有两位文士，若见其名，便难忘怀。因这二人名中皆有一个“血”字。其一是江苏金坛人徐血儿，他是著名报人，曾担任《民立报》的主笔和主编；且是宋教仁的挚友，1913年3月20日晚，宋教仁遇刺，徐即随侍在侧。后撰讨贼文：“……以一死而可以雪三百年之大仇，报为奴为隶之深耻，男儿何乐而不为！以一死而可以为子子孙孙造万世之幸福，男儿何乐而不为！男儿当以一人之死，救千百万人之生！”宋教仁死后二年，徐血儿患肺结核病咯血而逝，年仅24岁。《民立报》的创始人于右任亲书挽联：“碌碌吾徒青山又损渔父，茫茫天道黄土忍埋血儿。”——渔父即宋教仁。且哭之以诗：“不哭穷途哭战场，耗完心血一徐郎，九州应共冤魂语，黄土无情葬国殇。”

以血入名，似嫌不祥，徐血儿英年早逝，不知是否犯了此忌。当然这不能一概而论，湖北黄梅人喻血轮同样以血为号，却活了76岁，堪

称高寿。尽管他的一生颠簸流离，千磨百折，最终沦落孤岛，客死异乡，然而生于乱世，能得善终，即是至大福气。况且喻血轮之平生，少年投身革命，以笔为枪，中年浮沉宦海，而以文学终老，其在立言一面，纵然难称文豪宗师，却自有其可观之处。

论文学派系，喻血轮当可归属鸳鸯蝴蝶派之列。可是今人品评此派作家及文学史，却极少提及喻氏之名，他连附于徐枕亚、包天笑、陈蝶仙、张恨水、严独鹤、周瘦鹃等名家之骥尾的资格都未落得，足见历史不公，造化弄人。自1917年起，喻血轮所作《芸兰泪史》、《蕙芳秘密日记》、《林黛玉日记》等，不仅无比畅销（据喻氏追忆“一年中皆销至二十余版”），且开“日记体”写作之先河。这其中以《林黛玉日记》最负盛名，曾被鲁迅先生当作批判的靶子加以讥讽：“我宁看《红楼梦》，却不愿看新出版的《林黛玉日记》，它一页能够使我不舒服小半天。”——其实《林黛玉日记》与《红楼梦》并不具几分可比性，一者是经典的树干，一者是诠释的枝节，鲁迅如此论调，倒是抬举了喻血轮。

写《林黛玉日记》之时，喻血轮仅26岁，正值才情喷薄的盛年。故此书哀感顽艳，缠绵悱恻，乃是当之无愧的才子书。不过这种才子，到了鲁迅笔下，却被讥为“原是多愁多病，要闻鸡生气，见月伤心”。此批评用在喻血轮身上或无不当。因为一方面，《林黛玉日记》受女主角之原型所严重限制，自然不可能写出花木兰式的勇悍、柳如是式的决绝，其一开篇就只能是“夕阳西下，倦鸟投林，长堤衰柳千树，受斜日余光，惨红如血，秋风吹之，叶簌簌堕……”；另一方面，则基于喻血轮的性情，不说其他，但观他的雅号——绮情君、绮情楼主——便可知喻氏为何种人，擅写何种书。这就像琼瑶、亦舒等，必然对应言情，古龙、梁羽生等，必然对应武侠，前者的名字充满金粉气，后者的名字则潜藏

刀光剑影。

喻血轮既名绮情，后作《绮情楼杂记》，可谓名得其所。我最初睹此书名，还以为是《幽梦影》、《浮生六记》一类著作，读后才知书中内容全是“硬通货”，其笔底龙蛇，质直浑厚，波澜老成，一字一句，一腔热血，一腔忧愤，洒向沦陷的故土与家国。文字背后，甚至还有一种金戈铁马的杀伐之气。别忘了，喻血轮不仅是才子，是言情小说大家，还是强项的报人，是敢言的志士，当年曾对抗强权，报道惨案之真相，差点命丧于军阀之手。可想而知，在乱世浮沉数十年，心中若无一股硬气，恐怕早已随风摇落，化作炮灰。其于晚年，风雨之夕，写儿女悲欢离合，英雄扰攘纠纷，成此《绮情楼杂记》，足以说明那一份抱负与幽思，依旧在沧桑的肺腑激荡不息。

《绮情楼杂记》的体例，应属历史笔记。誉者称其有《世说新语》之遗风，我们只能善意理解为宣传言论。《世说》立意之高远，气韵之清雅，岂是寻常史家记言载笔所能及？质言之，这世间，只有一部《世说》，却可以有一万部《绮情楼杂记》。这么说并非刻意贬损喻血轮，而只想老老实实作对比。若论及近人的笔记体，则可分为两派，其一，已经成其为一门大学问，曰掌故学，代表人物如徐一士、郑逸梅诸先生；另一派，大多为当事人对历史风雷的见证记录，如胡思敬《国闻备乘》、陈夔龙《梦蕉亭杂记》、刘成禺《世载堂杂忆》、张一麀《古红梅阁笔记》等。细究起来，这后一派，仍可一分为二，一类是作者只记其所经历、所熟悉的历史人事，如《梦蕉亭杂记》；另一类，则以同时代人的身份，将所听所见，不管是耳闻目睹，还是道听途说，统统纳于笔下，《国闻备乘》、《世载堂杂忆》皆属此列——若论可信度，自然以前者为高。

相比之下，喻血轮《绮情楼杂记》更近于《世载堂杂忆》之流。其

中大多笔记，所写的名人，所记的史事，作者并不亲近，亦未亲历，他之记述成文，或闻之友人，或阅之报章，或传之街巷。这样一来，与历史真相的距离，必定就越来越遥远。譬如《张佩纶一诗缔良缘》一则，写张佩纶读到李鸿章幼女李经璿吟咏马关战事的诗，涕泪横流，忽然跪下向李鸿章求亲，这显然是误听了野狐禅，以至以讹传讹。因为张佩纶骄狂则已，却并不冒昧，如此唐突的事，他断然做不出来，更何况他当时乃是白衣之身，寄人篱下，更需时时谨言慎行。其后记：“女以张龄长，意颇不悦，李（鸿章）委婉谕之，亦即释然。”——更与史实不符。李经璿既然写出了“痛哭陈词动圣明，长孺长揖傲公卿；论材宰相笼中物，杀贼书生纸上兵……”这样十分体贴入微、令张佩纶感动不已的诗，足以说明她对张的观感。我读到的说法则是，嫌张佩纶年纪太大，不是李经璿，而是她的母亲，李鸿章的夫人。只是后来被李氏父女说服了，才成就一段金玉良缘。

《易实甫之奇文怪诗》一则，记易顺鼎（字实甫）写诗嘲讽清宗室宝廷纳船女为妾：“宗室一家名士草，江山九姓美人麻。”这乃是典型的张冠李戴。宝廷这一桩风流韵事，发生在1882年，其时易顺鼎年方24岁，连进士都未考取，还说什么给当朝红人宝廷寄诗，俨然老友故交？真正作此诗者，系李慈铭。原句乃是“宗室八旗名士草，江山九姓美人麻”。喻血轮还记错了两个字呢。

这些都是前朝往事，发生之时，喻血轮尚未出世，他所记出现偏差，情有可原。然而，另有一则《梁启超吼住龙济光》，据喻血轮所记：“此为梁氏民十一过汉时亲语予”，按理说应该非常可信，实则依然有误。其文如下：

“民五云南起义，推翻洪宪，主持之者，虽为唐继尧、蔡锷，而策

动之者，实为梁启超。梁自发表《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》一文后，即化装由津搭某外轮，匿煤舱中，经越南入滇。旋组织军务院，梁任六总裁之一。时龙济光尚雄据粤东，效忠袁氏，梁遣门徒汤觉顿等赴粤，劝龙反袁，被龙刺死海珠。梁得耗，悲愤填膺，亟欲亲赴广州说龙，左右力阻，不听，唐继尧欲遣兵随之，梁亦峻拒，乃单身由肇庆乘一小轮入粤。龙闻梁且至，大为惊愕，佯表欢迎，阴欲杀之。梁至，迳赴督署，龙立召集军事会议，意欲以杀梁之谋，委之军事会议。梁入会议室，见卫士满布，荷枪实弹，与会军官，亦各握手枪，形色愠怒，梁知今日为生死关头，乃竭尽平生气力，狂吼一声，顿令全场震慑。梁遂亢声演说，力言帝制不可为，由世界大势，迄中国人心，一一剖析，断言袁氏必败。初演说半小时时，全场紧张形色，即告松弛；一小时时，众皆窃窃称是；迄一小时半演说毕，龙及与会军官，皆鼓掌欢呼，并与梁握手示敬意。于是龙氏决易帜反袁，粤局遂定矣。”

查梁启超年谱，此次广州之行，实在是一场杀机四伏的鸿门宴。但其一，梁启超并非单刀赴会，而是与李根源、张鸣岐等同行；其二，危急关头，梁启超的确发表了演讲，慷慨激昂，“意气横厉”。狮子吼一事，却无记载。而且梁启超的演讲，效果并不明显，后来，“任公从间道出，始得无事归”——这相当于逃遁。“故返肇之后。有密电与蔡松坡，云鸿门恶会，仅乃生还，盖纪实也。”（吴贯因《丙辰从军日记》，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第784页）既如此，“龙及与会军官，皆鼓掌欢呼，并与梁握手示敬意”云云，或者是梁启超的自我美化，或者是喻血轮的过度诠释，距离实情则远矣。

喻血轮是小说家出身，他的笔法难免有一些演义、滥情的成色，故细节之处，确有疏漏（另有一处，将小凤仙与小阿凤两位妓女搞混了，

小凤仙随蔡锷，小阿凤随王克敏，原是二人)。然而这并不足以减损《绮情楼杂记》的价值。我自视为略通近现代史事，可读罢《绮情楼杂记》，依然获益良多。游弋于传媒与政治之间的喻血轮不但恢奇多闻，而且有高识远见。这里且举两例：

其一如《辛亥起义遗事》：“辛亥八月十九日，武昌起义，人皆知为工程营熊秉坤放第一枪，然促成工程营起义，实为党人梅宝玘。梅为湖北黄梅人，清末任共进会鄂东支部部长，秘密吸收党人，共图革命。八月十七日汉口俄租界宝善里机关爆炸，梅曾在场，面部且受微伤，当晚渡江至武昌，匿阅马厂谘议局秘书长石山俨家。次日武昌大朝街机关破，彭杨刘三烈士就义，梅知事急，亟欲通知各方党人起事。乃于十九日晨，至工程营门前，坐一烤红薯摊贩处，伺工程营兵士出，以秘密信号探索同志，历数次，始获一人，因告以武汉机关被抄及彭杨刘死难各情，其人闻之，大为惊骇，亟问名册是否搜去？梅因欲激动党人，诡称名册已在宝善里搜去（其实当时名册并未搜去），并谓：‘武昌城关已闭，瑞激将按名索捕，营中各同志，如不速自为计，势成瓮中捉鳖。’其人闻语，沉吟久之，曰：‘吾将通知营中同志，迅速起事。’是晚，工程营遂首先发难，造成光辉历史。故工程营举义，实梅宝玘报告消息有以促成之。后梅曾膺非常国会议员，抗战期间，在赣以贫病死！”

这一则恐怕为孤证，无法查对。由于是喻血轮的记言，却增加了三分可信度。因为当事人梅宝玘，乃是喻血轮的舅舅。这大约就是出身世家的好处。

其二，秋瑾长诗“登天骑白龙，走山跨猛虎。叱咤风云生，精神四飞舞……”我以前读过，却不知标题。《绮情楼杂记》写秋瑾一则，则谓此诗名《东渡长歌》。《徐树铮之大胆》一则，写民国九年夏直皖战争，

皖系兵败，直军逼近都城，“是晨树铮犹衣白夏布长衫，乘敞篷汽车，出宣武门至其主持之殖边银行，提取现款，转赴琉璃厂旧书店，偿还欠账。时都中均知皖军已败，直军瞬将入城，店主见树铮犹从容若无其事，颇为惊愕！频谓：‘此小事，何劳督办大驾。’树铮笑谓：‘此刻不来还，将成倒账矣。’迨其由琉璃厂转至东交民巷时，直军已蹶其后矣。”——徐一士、刘成禺等所谈徐树铮皆未言此事。我曾读过梗概，不曾想其全景如此。另有《公民价值》一则，记民国六年公民团一事，录有公民王合新致《醒华报》的信函：“鄙人来京谋事未遂，前日由同乡合肥人陆军部秘书谭君毅甫介绍，加入公民请愿团，当时言定自十二点钟起，随大家包围议院，每点钟给大洋五角，散时立付，并云将名册造成，具报总理以后，可派一差使。鄙人如时而往，站至八点半始去，并被军警击一枪托，当晚往寻谭先生领取公费大洋四元二角五分，乃谭吝而不予。今早又往索取，谭先生避不见面，由一少年出见，大言恐吓，并云此事闹糟，总理不肯认账，恐怕要办凶手，嘱令闭门不出，不许再提此事。鄙人忿极，为此特请登出，俾知谭之欺人手段。”

喻血轮此类杂忆，可补历史之阙。其人之见识，同样值得玩味。如写黄兴，“人多以军事人才目克强，其实克强诗文，实在其军事学术之上”。我倒不觉得黄兴的诗文有多好，不过，喻血轮作此对照，我却无比赞同。因为我一直认为，黄兴的军事才能严重被高估。他之成为民国柱石，凌烟阁上的排名仅次于孙文，是因其德行，而非才具。他这一生，打了多少仗，却几无胜迹。诚然，有些时候，其麾下的兵力处于劣势，但对一个优秀的将军而论，他不仅要会打顺风仗，还得善于打逆风仗，善于以弱胜强，反败为胜。在打仗这一块，黄兴勇悍有余，战术、机变皆不足。民初的将才，第一流当是蔡锷与吴佩孚，黄兴最多是二流。

喻血轮写《绮情楼杂记》那年，已经60岁，且随蒋氏父子逃亡台湾，身为遁客，回望家国，山川琳琅，日月光华，却似梦中旧物。按说，其笔下应该风雨苍茫，悲声不绝如缕。然而，喻血轮如老骥伏枥，依旧志在千里，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故国之思，黍离之悲，在喻氏笔下，却化作坚忍一心、发扬蹈厉的风雷之气，跃然纸上，直击我的眼目，以至我读其中章节，竟有泪涔涔。这莫非是一种心疾吗？如喻血轮所写的北京某乞丐，徜徉街市，或歌或哭，一日登陶然亭，援笔题诗于壁上：“为感浮生亦太劳，可怜无地处英豪。伤心未是中原事，犹向狂流着一篙。”“此衷苦况向谁说，欲哭还歌泪几行。为问诸公心丧否？狂人犹自笑人狂。”

对喻血轮而言，伤心最是中原事，欲哭还歌泪几行？

羽戈，原名尤宇，1982年生。皖人，现居宁波。著有《从黄昏起飞》、《穿越午夜之门》、《百年孤影》。

自序

时间是永无静止地向前进，一眨眼之间，世界上万事万物，都成了过去。无论什么人，都不能预料下一个钟点要发生什么事，但无论什么人，对过去一个钟点身经的事，总是清楚明白的。时间不断地奔驰，过去的事，也就抛离得愈远。因此，每一个人对过去的事，无论是本身经历，或是耳闻目见，总觉值得回味，值得追思的。历史之所以为人类宝物，就是这种原因，甚至小孩爱听故事，也是这种意识。所谓“往事如烟”，“前尘若梦”，乃是含有无限回忆和无限幽思！作者青年问世，老而无成，走遍了天涯海角，阅尽了人世沧桑，滥竽报界可二十年，浮沉政海亦二十年，目之所接，耳之所闻，知道了许多遗闻轶事，野史奇谈。譬如看戏，看见过好戏，也看见过坏戏，看见过文戏，也看见过武戏，看见过儿女们悲欢离合，也看见过英雄们扰攘纠纷，真是光怪陆离，无所不有。近年旅居台湾，孑然一身，每于风雨之夕，想起这些故事，恒觉趣味弥永，值得一记。于是想起一事，即写作一段，不论年代，不分次序，不褒贬政事，不臧否人物，惟就事写实，包罗万有，日子久了，竟裒然成帙。虽私家记述，不足以付史亭，然酒后茶余，亦可资为谈助。今因友辈嘱咐劖劂，爰弁数言于此，谓之“序”，亦无不可。

民国四十一年十一月

绮情楼主喻血轮识于台北市厦门街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001 羽戈序 | 012 易实甫风流韵事 |
| 001 自序 | 012 张文襄之孙刚孙 |
| | 013 沈夫人一身是胆 |
| 001 晚清残影 | 014 女画家缪太太 |
| 003 林琴南避妓 | 015 英人攫获牯岭小史 |
| 003 张之洞开和尚玩笑 | 015 别字趣谈 |
| 004 李鸿章之虚惊 | 016 笔误笑谈 |
| 005 假皇帝於天保 | 016 起用檀道济 |
| 006 同治帝浪漫史 | 017 易顺鼎与百影和尚 |
| 006 德龄公主家世 | 018 挺经 |
| 007 评花品妓 | 019 俞曲园枕上三字诀 |
| 008 慈禧学琴 | 019 张文襄与湖北银元局 |
| 009 琉球史话 | 020 张佩纶只靴丢马尾 |
| 009 蔡乃煌为台湾罪人 | 021 女画家李珍之悲运 |
| 010 北大之父张百熙 | 021 易实甫之奇文怪诗 |
| 011 李鸿章谋粤自主之逸史 | 022 女镖师邓剑娥应惩俄酋 |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023 载激之死 | 040 李鸿章受窘 |
| 024 石矩周遇狐仙 | 041 木场掌柜捐官笑话 |
| 025 厄于陈蔡之间 | 042 糊涂官 |
| 025 林琴南与江春霖 | 042 僧虚舟 |
| 026 彭刚直锄强快事 | 043 叶德辉骂康有为 |
| 027 彭刚直之多情 | 043 打黄带子 |
| 028 苦我黄天霸 | 044 程德全为高僧转生 |
| 028 张佩纶一诗缔良缘 | 045 丁未四君子 |
| 029 千女千儿色色新 | 046 一日三捷 |
| 030 张文襄受骗 | 046 蔡钧诗史 |
| 030 英领事要称大人 | 047 叶德辉藏春官图防火 |
| 031 游历官笑话 | 048 王伯沆之风趣 |
| 032 严几道遗嘱 | |
| 032 《开智录》的“三自” | 049 辛亥风雷 |
| 033 龚定庵情史 | 051 戴季陶之谐联 |
| 034 如此诗人 | 051 辛亥起义遗事 |
| 034 苏元春刀下留张勋 | 052 汤芑铭偷国父皮包 |
| 035 梁任公游台诗 | 053 胡汉民所出绝对 |
| 036 彭刚直之威风 | 054 胡汉民之谐诗 |
| 037 龚定庵之赌癖 | 055 袁世凯牢笼尤列 |
| 037 胡文忠走内线 | 055 中国空军逸史 |
| 038 孽缘 | 056 辛亥起义第一个女官 |
| 039 康有为的十三太保 | 057 叶楚傖之趣诗 |
| 040 孙庆联姻秘闻 | 058 章太炎调侃日警 |

- 059 黄克强之诗
- 059 黎本危之醋劲
- 060 詹大悲奇论
- 061 辛亥起义轶事
- 062 张列五从容就义
- 063 张锡奎督鄂之梦
- 064 炸五大臣案中两烈士
- 064 端方之死
- 065 端方之诙谐
- 066 邹容死后吓倒徐世昌
- 066 王宠惠少拒奔女
- 067 野鸡大王徐敬吾
- 068 谭延闿发还余诚格财物
- 069 记女斗士徐宗汉
- 070 温生才刺孚琦之威猛
- 070 林冠慈、陈敬岳刺李准
- 071 李沛基、周之贞炸凤山
- 072 《民呼日报》与《民吁日报》
- 073 《民立日报》
- 074 张季直电促清帝退位
- 075 烈士闹公堂
- 075 田桐轶事
- 077 争帅印
- 078 《自由新报》发刊词
- 079 越南同盟会的小孟尝
- 080 居正盗金佛助革命
- 081 谢英伯大斡
- 081 钮永建组织拒俄义勇队
- 082 拒俄之军国民教育会
- 083 革命奇人张静江
- 084 邓慕韩妙计解围
- 085 宛思演鬻产办报助革命
- 086 秋瑾义拯女性
- 087 记秋瑾的诗
- 088 吴芝瑛葬秋瑾
- 088 红氍毹上的革命党人
- 089 驴马争犊
- 090 再记张竹君与胡汉民、黄兴
- 091 唐蔡交谊
- 092 怪声
- 092 郭泰祺童时趣事
- 093 居正之武功
- 094 聂晴晖讨袁
- 095 朱半翁血写桃花
- 095 苏曼殊非日本种
- 096 中国空军第一次建功
- 097 黄季刚之狂放
- 098 再谈黄季刚及其姊

- 098 石瑛为海军出身
- 099 刘麻哥照相争座
- 100 孔庚榜门拒匪
- 100 方觉慧之善睡
- 101 汤颇公食骰子
- 102 国父诞辰谈国父诗
- 103 冯自由寿刘成禺
- 104 廖平子手写半月刊
- 107 北洋轶事**
- 109 张勋之二妾
- 109 张作霖滥杀文人
- 110 梁启超吼住龙济光
- 111 吴佩孚之伉俪情
- 111 一代妖姬刘喜奎
- 112 记徐树铮
- 115 徐世昌履任仪式
- 116 冯耿光与梅兰芳被劫案
- 117 袁寒云与其情妇
- 118 劳乃宣请溥仪做德国驸马
- 118 袁世凯策动反袁
- 119 日本一女间谍
- 120 张宗昌祈雨
- 120 陈调元之豪爽
- 121 卢永祥敬爱文人
- 122 吴佩孚之新闻政策
- 123 萧耀南办公怪癖
- 123 寇英杰在电话局碰壁
- 124 张弧之阔绰
- 125 再谈张弧
- 126 意外财
- 126 齐卢战争中之陈乐山
- 127 周际芸一家惨死
- 128 张绍曾与国事会议
- 129 张作霖与张作相易名
- 130 徐世昌粉饰太平
- 130 叶恭绰闭死猴子
- 131 说别字趣谈
- 133 冯玉祥逼官逸闻
- 133 曹锟做总统笑史
- 134 张克瑶手势做惯难改
- 135 章太炎恶谑
- 135 汉奸二王
- 136 “帅”字奇称
- 136 王湘绮一语救叶德辉
- 137 辫子与“票”
- 138 孙宝琦送葬讨没趣
- 139 冯国璋答谢宣统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|
| 139 | 再谈冯国璋昏聩 | 156 | 汉口“六·十一”惨案 |
| 140 | 张勋奇语 | 157 | 公民价值 |
| 141 | 黎元洪四不主义 | 158 | 吴佩孚撤防诗 |
| 141 | 李纯离赣趣剧 | 159 | 辜鸿铭奇癖 |
| 142 | 倪嗣冲之顽固 | 159 | 皇姑屯案 |
| 143 | 冯玉祥第一次倒戈 | 160 | 谭延闿的眼泪 |
| 143 | 王占元遇拦车认亲疑案 | 161 | “毕不管”夫人之妙事 |
| 144 | 张怀芝妙事 | 161 | 陆锦俄边调查案 |
| 145 | 安武军大暴行 | 162 | 冯玉祥逼死阎相文 |
| 145 | 戚扬自讨没趣 | 163 | 阎锡山的士官知己 |
| 146 | 不祥的北洋第六师 | 164 | 吴佩孚骂王揖唐妙文 |
| 147 | 龚靳龃龉 | 164 | 张国淦拒签西原借款条约 |
| 147 | 李纯之死 | 165 | 褚玉璞杀伶人刘汉臣 |
| 148 | 张弧晚景 | 166 | 张季直与沈寿恋史 |
| 148 | 拉议员 | 167 | 王壬秋与周妈谐对 |
| 149 | 嬖人李彦青 | 167 | 李纪才早识张群于微时 |
| 150 | 地狱内阁 | 168 | 沈鸿烈驱逐黎本危 |
| 150 | 三海鱼 | 169 | 倪嗣冲奇疾 |
| 151 | 签字机器 | 169 | 谭延闿悼亡诗 |
| 151 | 伍廷芳灵魂学 | 170 | 李宗吾之厚黑学 |
| 152 | 陪客致富 | 172 | 李宗吾怕老婆哲学 |
| 153 | 寇英杰娶碧云霞 | 174 | 李宗吾之憨劲 |
| 153 | 于右任讨陈之役 | 175 | 马相伯授袁世凯登龙术 |
| 155 | 复辟事变中的康有为 | 175 | 孟恩远杀妻 |